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顔亮為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噜納太祖子鄂特本之子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懐覬望及為中京留

守專立威以懾衆結蕭裕爲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弑逆事至是引裕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顔亮爲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廏馬賜之金主后裴摩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顔亮爲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

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叅知政事蕭肆
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
賢曰都古嚕納實使之金主不悦出亮於行臺亮過中原
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
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
王常勝遂殺其后費摩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
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費摩后后白金主
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古辨而殺左司郎中

薩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格岱謀廢立烏格岱以告完顔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克凌亮曰阿克凌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疑之以告費摩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克凌惡塔斯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

有常勝察喇亮乘此搆常勝阿克凌察喇達蘭塔斯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薩滿入宫繼之又殺德妃烏庫哩氏及瓜爾佳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顔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布薩呼圖舊受鄂特本恩圖克坦阿　齊呼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内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内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呼圖與阿齊呼内直作變夜二

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圖克坦津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辨大理卿烏格岱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刼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齊呼遂先進刃呼圖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呼圖曰始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

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辯為右丞相烏格岱為平章政事謚費摩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圖克坦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鄂特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宫號永壽宫大氏居西宫號永寧宫後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

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圖克坦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東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嚕左丞相唐古辨判大宗正事呼爾察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

林壯京留守呼拉布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絶而烏格伭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薩里罕等夷其族亮復忌舍音諸子盛强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蘇誣飾上變遂殺薩里罕及景祖孫穆稜舍音子伯哥及其族百

數十人以魏王斡台孫呼爾察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喇勒及宗婦於宮阿喇
勒亮叔曹王鄂勒博妻也亮殺鄂勒博而納之封為昭
妃又命圖克坦津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
婦多朕中表親選納馬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嚕子
蘇嚕克圖呼嚕子和囉羅和碩台秉德弟吉里四人之妻
于宮尋封吉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格岱妻唐
古鼎格舊嘗與亮私及為帝鼎格使侍婢來朝亮諷使

殺烏格仳以之為后鼎格初不忍亮訹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鼎格大恐縊殺烏格仳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實格而以為麗妃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禄妻烏凌阿氏儀容整肅召之烏凌阿氏謂烏禄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

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於會寧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宫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宫壽寧縣主實庫斡里雅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克及實訥烏珠之女

也實庫爾鄂勒歡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呼和卓及其妹伊都阿嚕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富勒呼之女孫亮之侄也張定安妻納爾琿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富魯和卓實格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蘇呼和卓最得幸每召必親侯廊下立久則坐於實庫爾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

臥內遍設地衣倮逐為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燕后及流泌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

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圖克坦氏初圖克坦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悦每謁見還宫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宫使侍婢髙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后動静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布薩呼圖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

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巳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呼圖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呼特默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髙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宫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塔納阿勒班等三人遂召呼圖等皆殺之封髙福娘為勛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州

刺史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遣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

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顔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為南侵之漸既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

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賔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厲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内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怳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

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鞶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欝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宫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賛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

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絶於耳朕立遣内侍至廄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决矣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一統卿意如何通

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
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
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
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上策今宋室偏安
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
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虚乏
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
丘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

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為右丞嗣暉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

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

家方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
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
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舉兵南伐　冬十月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
室國子司業黄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
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
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

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彦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燕又建汴宫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

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葢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為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自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輙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

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諷宜生徼問其的宜生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烹之　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

金人必叛盟宜為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决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内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决則將士之

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路都統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荆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絶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申節為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

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葢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向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金主亮遷都于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

是又大括驘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驘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壯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

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

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髙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寛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懐仁沭陽東

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

蒼山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昮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絶其水砦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觧蒼山圍

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已已起復成閔為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侵亮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揔之以賓都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富勒琿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顔鄭家副之由海道徑

趨臨安劉蕚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圖克坦喀齊喀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津别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

方備清河頳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㓜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覘其後分軍數萬圍

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西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沙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敵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

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嚕為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哈斯罕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博索路總管默音東京穆琨錦珠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

矣時東京留守烏嚕許王鄂爾多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静明達衆心歸之亮甞使摩囉歡圖淮北諸王烏嚕聞而憂懼會故吏魯爾錦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嚕益懼謀于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嚕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嚕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嚕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鄂爾多為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

淮西權不從錡節制間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内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寛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

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賛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

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嘉努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

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來自柂樓中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綿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嘉努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

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意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

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為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金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為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有是命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

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强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

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璸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勒琿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

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

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

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

忠也願快戰以决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寳郎耶律淵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

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

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
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
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勒
堅富勒堅亡者殺其穆琨穆琨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
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鵶鶻船
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
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明安唐古烏葉且曰前阻淮
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

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里雅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死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闔克坦永年梁琉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

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過東來者云敵兵方盛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

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即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

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癸卯帝發建康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

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

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鮮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即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

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烏津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勁悍三千餘騎拒于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

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　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陜關陜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以

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烏珠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烏珠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

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薩里罕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薩里罕搏顙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薩里罕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

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薩里罕取陜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經畧使與其臣王樞伊特阿同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巳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夫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伊特阿諭之曰世輔巳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伊特阿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陜西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伊特阿不及擒王樞

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驅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于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丁成鍾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建炎紹興諸政 朝居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

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内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

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六月以久雨恒隂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勲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熈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闗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

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

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

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税宋二税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萬一千斛錢石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

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筭官之酒酤與凢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

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葢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

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

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脩而成之謂之實録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

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殊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慈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録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

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
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
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
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
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
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
況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
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

俗之良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

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歴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後因綦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邉敵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

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
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
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
之結葢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為黨則異
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
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
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
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

益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録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宫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毋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删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録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

删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録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既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宫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具事須重修實録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録卷末　十一月以金齊兵退

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

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
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
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
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
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
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
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
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

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也

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
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
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
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强取
威定亂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
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
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
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宫闕

立官府刱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强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顧為内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

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

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

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

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亦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

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廪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

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瑋

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譏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

而致祭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狥私邪説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淪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

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甞留

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宫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

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闕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

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五年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吕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

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歛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

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閌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

為大愚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甲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册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寛諸郡雜税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税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税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税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屛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

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兹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為者槩可覩也李綱曰

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

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羅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

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
來諛臣進説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
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
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内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
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
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
之子伯琮入宫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

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彦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為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為之非將帥任也智名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明受帝庸主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為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

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初帝

知瑋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荆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意遂决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　六月庚午詔集議子㑹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内

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徳壽宫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宫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徳壽宫帝歩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宫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羣臣曰付托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内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黄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宫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帝五日一朝德壽宫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

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與樞密議欲城釆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布薩忠義為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

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静飲食顔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揺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内賛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

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　三月壬辰金帥赫舍哩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棟摩大

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

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

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棟摩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

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從斬馘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

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巴薩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揺扇清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

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

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

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輙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

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横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萬姓保聚室廬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内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

志立固不以一衂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
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
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
爲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巳卯貶李顯忠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
張浚降秩徙治上䟽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
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
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觧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

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移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鄧泗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

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己

丑盧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具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覩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絶淮而北猶

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請帝幸建

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
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與議者凡十有四
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汪
伯彥黄潛善主和完顔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
外雖和内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
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
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

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 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金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

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内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布薩忠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

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詔張浚視事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惑之會户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

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且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

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
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
郴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
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
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
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
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
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

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進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金人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

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敵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敵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内虚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

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敵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敵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

卒有不意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敵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意外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強

敵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敵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宋欲用再拜議

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

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強敵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

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

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

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

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

銜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

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决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絶請和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収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

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

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

杞所以來之意求覯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

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圍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

乃已　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黄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守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　丙

辰王忭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忭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凡遣王忭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

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

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　十一月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

地及更定受書禮葢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
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
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
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
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
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
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
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

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為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囓雪餐氊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之遠謀對君

又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
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
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晨歲常歸版圖不旋踵而
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
定根本内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尚
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
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
凡此二端皆是啓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宗梓宫猶為

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懐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柭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柭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柭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柭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黙然从之柭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

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益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圖恢復舉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

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幷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䟽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

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

是二事皆無成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